



布老虎短篇小说系



赢吻

© 孙惠芬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10



布老虎短篇书系

赢吻

◎ 孙惠芬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I247.7
S821

© 孙惠芬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赢吻/孙惠芬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0.5

(布老虎短篇书系)

ISBN 978-7-5313-3547-4

I. 赢… II. 孙…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40265号

赢吻

责任编辑 韩忠良 姚宏越

责任校对 王恒霖

封面设计 张志伟 纸墨春秋设计工作室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45 mm × 210 mm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9

插 页 2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ISBN 978-7-5313-3547-4

定价: 22.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25872814转2050

为了精致的写作和阅读

——布老虎短篇书系总序

孟繁华

布老虎书系的出版，是为了推动精致的写作和阅读。这一想法的萌生，缘于对当下文学状况的某种忧虑。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消费性的写作作为文学主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一被隐形之手塑造的文学环境，不仅激发了作家对市场诉求的积极性，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培育了读者粗糙的文学趣味。这一陈述当然不只是幽怨的拒绝或简单的批判，而是说一种单一的文学消费观念已经形成，文学对精神事物的漠然和对感官领域的热衷，似乎表明文学正在逐渐退出审美领域而为快感要求所取代。只要看看近年来坊间流行的畅销小说，对这一判断就会被认为大体不谬。

短篇小说因体裁的先天“缺憾”，不可能在市场上

成为“拳头产品”，但也正因其体式的要求，短篇的精致几乎是第一要义。曾经热爱过文学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欧·亨利、都德、契诃夫、海明威、鲁迅、汪曾祺等作家的短篇作品。即便是“先锋”、“现代”、“后现代”的作家，也不乏短小精致的传世之作。在当下时尚的文学消费潮流中，能够挽回文学精致的写作和阅读，张扬短篇小说大概是有效的方式之一。

需要做一点说明，列入出版或将要列入出版的这些短篇小说作家，可以理解为是致力于短篇创作的作家，也可以理解为在当下的文学环境中，短篇可能更精致更具文学的审美意义。但并不意味着尚未列入系列的短篇小说作家就不是最好的作家。这些不言而喻的问题之所以要特别提出，是因为在今天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容易引起歧义甚至非议。做如是说明，倘若有议论也应该是这个范畴之外的事情了。作为主编，这当然是一种必要的慎重。请各位看官理解才是。

目 录

为了精致的写作和阅读	孟繁华 / 001
狗皮袖筒	001
天河洗浴	020
赢吻	040
蟹子的滋味	054
女人林芬和女人小米	073
台阶	088
一束绢花	104
舞台	126
天高地远	146
亲戚	165
我的大哥	177
距离	191
十七岁的房子	211
生命梧桐	222
升飞	235
最后的乡村	246
金叶	254
燃烧的云霞	269

狗皮袖筒

吉宽望到二妹子小馆的时候，已经是冬日里的黄昏时分了。说黄昏时分，并不是天空中有什么晚霞，这是入冬以来唯一一个大雪的天气，高丽山以南的所有荒野、村庄，都被裹在厚厚的雪绒里，只不过低沉的天空下面，有缕缕炊烟在往一块聚拢，让人觉出晚饭的时光已经临近。

望到二妹子小馆，吉宽的脚步顿时轻盈了许多，脚底下咯吱咯吱的踩雪声有了节奏，从领口里穿膛而过的寒风也有了节奏，是坐在二妹子小馆牙齿对着牙齿嚼花生米的节奏，是坐在二妹子小馆大口大口喝啤酒的节奏，脆生生，呼噜噜的。此时，当吉宽爬上一个高岗，望到二妹子小馆，落在他颈窝里的雪顿时化作暖洋洋的热流，顺他的胸脯一路而下，直奔他的脚后跟。

在这一带，在春节就要到来的冬日里的黄昏时分，总会有像吉宽一样的汉子从遥远的外边回来。他们，要么从大连、营口，要么从丹东、本溪，要么就是从大东港或老黑山，反正，他们个顶个肩上背着行李，不远千里百里，坐着大客从外面回到歇马镇，再从歇马镇步行，一路北上回到这一带的乡下。

二妹子小馆，正好坐落在这一带的三岔路口，它的左侧，是一条贯穿南北，南至歇马镇，北至岫岩城的官道，它的身前，是从官道上岔过来，又向歇马山庄伸过去的乡道，也就是说，不管你的家住在二妹子小馆北边的什么地方，不管你的家住在歇马山庄管辖的哪一个村子，只要你从外面回来，这二妹

子小馆身边的路，都是你的必经之路。

吉宽揭开二妹子小馆的棉布门帘时，差一点和二妹子撞了个满怀。因为下着大雪，从后半晌就一直没有客人，二妹子瞅窗外的眼神都有些花了，到发现门外有人来，已经来不及提前替客人撩开门帘了。

“大叔快快请进，冻死嘞。”

背着一捆行李的吉宽从外面进来，仿佛一只刚从雪窟窿里钻出来的狗熊，头顶的帽子上，肩膀上，行李上，裤脚上和鞋面上，哪儿哪儿都是雪。二妹子认出是吉宽，一下子不好意思起来，改嘴道：“呃，是吉宽大哥，怎么赶上大雪天回来？”

吉宽没有吱声。他上二妹子小馆，除了点菜，从不说一句废话。

“响英，快，还不赶紧给吉宽哥扫雪？”

二妹子小馆过去只有二妹子，现在又多了个叫响英的女孩，吉宽有些发愣。这女孩看上去比二妹子小十几岁都有了，二妹子却逼人家跟她一样叫吉宽大哥。吉宽站在那里，任凭响英拿一把笤帚在他的身上扫来扫去。可是那雪在他身上待得太久了，小馆里又一下午没客，没有想象那种热啦啦的蒸汽，一些雪仿佛附在他身上的鬼魂似的，怎么扫都扫不掉。

实际上，二妹子小馆，向来都不是为回乡的民工们准备的，这些民工，一年一年在外边，终于手里攥了一点钱回家过年，奔着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决不肯把钱扔给她的，也是绝不舍得把时间消磨在她的小馆里的，她等待的，都是那些永远在路上的大卡车司机。当然吉宽不同，吉宽没有老婆孩子，没有爹妈，是条光棍儿，有个弟弟也在外面打工。所以一年当中，只要从外面回来，总要进来撮上一顿儿。

十几分钟以后，小馆里渐渐有了温度，二妹子在炉膛里加了柴，用炉钩勾了炉底，炉膛里的火不一会儿就噼噼啪啪烧起

来，使吉宽身上的雪，裤脚和鞋子上的雪，以及行李上的雪，悄没声地化了，化成水，润湿了小馆里坑洼不平的地面。当吉宽身上的雪润湿了地面，他的脸、鼻子，还有耳朵，一瞬间如同充了血一般，热气腾腾红起来。

说它们热气腾腾，是因为它们不但红，还滋滋啦啦地往外冒着气。这寒冷的冬天，最怕冷的，往往是脸、鼻子和耳朵，可是它们就像那些贪嘴又没有主意的孩子，只需少少给一点吃的，一下子就改变了立场。不像手和脚，看上去抗冷又抗冻，可一旦冷透了冻透了，很难缓过来。在这寒冷的冬日的黄昏，吉宽进到小馆，很长一段时间，手和脚都没有知觉，与他的脸、鼻子、耳朵，仿佛不是一个身体上的物体。

小馆里来了吉宽，屋子里顿时陷入忙碌。这忙碌，不是因为有了滋滋啦啦爆油锅的声音，不是油锅后面还跟了切菜的声音，而是二妹子小馆里干活的，不只二妹子，还多了一个服务员。在吉宽眼里，有两个人在为他一个人跑前跑后，就有了一派忙碌的景象了。

因为吉宽是这一带走进小馆为数不多的民工，二妹子对他格外大方，不只花生米和面条的量，还要格外赏一盘凉拌白菜，一杯啤酒喝完，二妹子还要免费送上一杯自酿的黄酒。吉宽是本乡人，一看就觉得亲。因为觉得亲，又知道吉宽是光棍儿，每一次，他一个人坐那喝酒，她都想为他擦擦身上的烂泥，都想把他开胶的鞋要下来缝一缝，可是身前身后围他转老半天，就是不敢。因为两年前她这么做过，他当时衣襟开了线，她纫了针要给他缝，结果，他火了，一高跳起来，吼叫道：“少给俺来这一套，你把俺当什么人啦！”说话那口气，好像二妹子想跟他怎么样，显得很可笑。

开小馆的女人，尤其是死了男人的开小馆女人，名声自然要败坏得不成样子，可是这名声要败坏，也不是谁都能败坏得

上的，有那些能挣票子的开卡车的司机，你又穷又倔的光棍儿，怎么摊得上?!

所以，每一回，二妹子把吉宽迎到屋里，除了为他炒花生米，下手擀面，起啤酒，几乎很少说话。

所以，只要是吉宽来小馆，二妹子总是把电视声音调大，让她和他之间，有闹哄哄的声音在其中充斥，使屋子不显得那么寂静。二妹子开馆子开惯了，一有客人，就希望是热闹的，有了客人还寂静，二妹子受不了。

吉宽的重要时刻，伴着电视里闹哄哄的声音，很快就到来了，一盘油汪汪的花生米，一杯生着一串泡沫的啤酒，一碗撒着绿色葱花和红色辣椒皮的手擀面，还有一小盘白生生的凉拌白菜丝。说起来，在吉宽干活的大东港，到处都有这样的小馆，想撮一顿儿，一点都不难，可是，在外面撮和来二妹子小馆撮是不一样的，回到家乡的二妹子小馆，就等于是到了家，就像别的男人回到老婆孩子身边，这很不一样。

实际上，只要有女人在为自己忙碌，只要自己是坐在桌子旁等待吃现成的，尤其，自己是在电视闹哄哄的声音中等待吃现成的，吉宽的重要时刻，就已经开始了。这一点，二妹子永远不会知道。

八年前，他的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年底从外面干活回来，他的母亲就是像二妹子那样，在灶屋里锅上锅下忙碌着。他的母亲，不管怎么忙，从不让他和弟弟帮忙插手，他的母亲，让他们和他们的父亲一样，坐在炕头上看电视等待吃饭。当然，他的母亲比二妹子要心细得多，他的母亲知道人挨了冻，脸、鼻子和耳朵都容易暖，唯手和脚不容易暖，就在他刚进门时，把她亲手缝的狗皮袖筒扔给他，让他把两只手插进去。坐在炕头上，盖着被，手插进狗皮袖筒里，看着电视，门缝儿里有母亲的身影在蒸汽里飘动，那感觉别提

有多么好了，心里身外，哪儿哪儿都是热淘淘暖呼呼的。后来，几乎是一夜之间，这样的暖和没有了，那一年，他的母亲得了肺癌，两个月人就入了黄泉。母亲入了黄泉，父亲因为一辈子被女人伺候惯了，无法待在没有女人的家里，第二年，又倒插门进了高丽山下边的一个女人家。于是，他和弟弟，就仿佛那揭了盖的蒸锅里的包子，一年一年地凉在那，无论是过年还是过节，再也感觉不到一点家的温暖了。

花生米的浓香在舌尖上弥漫，犹如一地踩倒的稻苗遇到一阵微风，啤酒苦涔涔的滋味在喉口里滋润，犹如一片枯焦的叶子落上一晨的露水，没有多久，吉宽原来只是脸、鼻子和耳朵上的红，就蔓延到脖子上，渗透到眼窝里，伸展到手梢和脚尖上了，如同饱受了微风的稻苗，如同吸足了露水的枯叶。

吉宽坐在那里，慢慢地吃着，喝着，看着电视。电视里正播一则啤酒广告，是吉宽正在喝着的雪花啤酒。这一带人都喜欢喝雪花啤酒。这一带的电视，永远只能收到县里的一个频道，要么广告，要么新闻，要么就是哭哭涕涕的电视剧。其实只要是电视里有声音，不管播什么，对吉宽来说都是美妙的。

因为喝了点酒，吉宽一点点放松开来，原来还是随意耷拉着的两条腿，这会儿，竟抬了起来，伸到另一条凳子上，像坐到了他家炕头上一样。

这样的时刻，对于吉宽，无论如何都是难得的，在外面赚了点钱，虽不多，七八百，可是毕竟是现金，是想怎么花就可以怎么花的，不像栽在房前屋后那儿棵榆树，说是成了材，能卖几百几百，不到割下来，就不是钱。拿着自己赚的钱，在年根儿上回到家乡，在家乡的小馆里撮上一顿儿，胃里舒服了，身子就舒服了，身子舒服了，感觉就舒服了，他真的是十二分地知足，他什么时候这样知足过！

然而，就像人无法了解自己的命运，永远都不知道前边还

有什么在等待着一样，吉宽根本不了解自己，根本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夜晚，当他吃饱喝足，当他的身子一程程放松下来，他还会有什么别的要求。

那要求其实就潜伏在皮肤的表面，就像雪花化在颈窝里暖洋洋地往下流，可是它们流着流着，奔向的不是脚后跟，而是两腿之间。当它们流入两腿之间，就不再是表层，而是深入了整个的骨髓。那要求，其实以往就有，只是，以往那样的要求，都是在他回到家里躺到炕上的时候，他在那样的夜晚到来之前，在二妹子小馆里，除了感受小馆带来的家庭般的温暖，很少正眼看二妹子一眼，她名声不好。他还想找对象结婚，他不想弄坏自己的名声。可是，只要回到家里，躺到炕上，想象着一个女人来解决自己，那女人就注定是二妹子。

今天，这要求生出这么早，居然就在小馆里，吉宽虽微醉的样子，但还是被自己吓着了。当然，吉宽不知道，今天和以往是不同的，今天，外面下了大雪，他把身子冻坏了，冻透了，他在小馆里缓过来，就像一只冻僵的蛇又缓了过来，他的血管在他的身体里蛇一样涌动，撞击着他的胳膊和腿，使许多念头都涌了出来。今天，最重要的不同是，二妹子小馆里多了一个叫响英的服务员，那服务员是个年轻女子，那年轻女子跟他在大东港小馆里见到过的所有女子都不一样，没染黄发，没描眼眉，有一点口红，但她给人的感觉是怯生生的，嫩生生的，害羞又怕人的样子。当然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怯生怕人的样子，却还一直勾着他笑。那笑开裂在她厚厚的嘴唇上，恍如鸡冠花的骨朵对着一只飞过来的蜜蜂开放，那笑隐在她黑黢黢的眼神里，仿佛一滴滴在干枝上的露珠，在风还没有吹来时就颤巍巍晃动了，那么撩人。

叫响英的女子就站在他的对面，两手握在胸前，静静地勾着他笑。二妹子不在了，吉宽环顾四周，二妹子嵌入地缝儿似

的消失了。

小馆里闹哄哄的，那是电视里的声音，除了电视，没有任何声音。而这电视里的声音，正如一堵掩护墙，掩护了吉宽心里的要求，使它堂而皇之地朝皮肤的深层走去。

吉宽，一个大雪天里从外面回来的吉宽，一个家里既没有老婆又没有父母等待的三十三岁的吉宽，在这样一个隆冬的黄昏，在酒足饭饱之后，就这样被一个年轻女子活动了心眼儿。

虽没有经历，但吉宽还是相信，这年轻女子，是二妹子新招的用来招揽生意的小姐，虽没有依据，吉宽还是聪明地悟出，响英的名字，是二妹子给她起的化名，就是响应任何一个男人招呼的意思。他在大东港干活时，那道边的小馆，到处都有这样的小姐，她们响应着男人们的招呼，绝对是招之即来，与他同住一屋的已婚男人刘光头，熬不住时，就花五十块钱去招呼她们。

想女人就像喝酒和吃花生米，越喝越想喝，越吃越想吃，而你压根儿不吃，也就不会想吃，就像这一带的民工，从来不上二妹子小馆，走到这里，就连头都不会转一下。可是，这一天，这个从未尝过女人滋味的吉宽，不怎么就熬不住了，看着怯生生的小女子响英，他那么想让她响应自己一回，他那么想吃掉她喝掉她，就像吃花生米和喝啤酒那样。

当吉宽把手伸到棉袄里面的衣兜里，摸到了钱，他浑身的血倒灌似的涌上脑门儿。为了镇定自己，为了使那突然的念头不被小女子看出来——其实他错了，要干那样的事，就是要让对方看出来的，对方只有看出来，后边的事才会顺理成章。然而吉宽毕竟太嫩了，在这方面太缺乏经验了。为了掩饰自己，他把目光转向了电视。电视里，广告已经结束，正在播本县新闻。县上的新闻，永远是县委书记又在哪开会，县长又上哪里视察。吉宽眼睛看的是电视，心里却在揣摩着怎么跟小姐说，说他想要她。他想，不能说要她，一定先问多少钱，据刘光头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

0

S

讲，你只要问她多少钱，她就知道你想要她了。正揣摩着，要从电视上错开眼珠子，电视播出了一条消息：海洋岛老黑山冷库出了事，两名工人用扁铲铲死工头后跑掉了。谁铲了谁，吉宽并不关心，这年头，自己在外边出苦力挣钱，能保住自个儿不铲死人就是不错的，旁人铲了人，那是旁人的事。

可是老黑山冷库这个地名，还是让吉宽愣了一下，他的弟弟吉久在老黑山冷库干活。不过，也只是愣了一下，不一会儿，吉宽就把停下来的目光移走了，移到叫响英的女孩身上了。

事情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发生了变化的，当吉宽把目光勇敢地移到响英身上，他意外地发现，他身体里的要求不那么强烈了，那情形就像他身上的雪不知不觉化掉，就像他的手和脚不知不觉缓过来，再也找不到冻的感觉一样。他下意识地转过身，左右撒目，仿佛一个一不小心丢了东西的人在四处寻找。

剩下的事情，似乎变得简单而仓促，吉宽没好气地把手从衣兜里抽出来，抽出一张二十块钱的票子，粗粗地喊一嗓子：“结账！”

他不看服务小姐，只冲着后厨的门。他好像知道二妹子就藏在门后的地缝儿里。

几乎是十秒钟不到，二妹子就从地缝儿里钻了出来，带着一脸的失望跟吉宽找了钱，帮吉宽把行李送到他的肩上，看他出门。

雪依然没停，天已经黑下来了，小馆门前伸向歇马山庄的道上又铺了一层雪，看不到任何人迹。吉宽没好气地迈着大步，深一脚浅一脚的。他一路粗粗地喘息着，好像一直在生谁的气，谁？不知道！反正离开二妹子小馆，他的心情很不好，想和谁打一架，想拿铲子铲掉谁的脑袋。

吉宽的家在歇马山庄坎子村的后街上，三间旧瓦房孤零零的，这雪天，它躺在雪地里，远看就像一个草垛。吉宽家除了房子，还真就没有一个像样的草垛。他们人不在家，没人拾

草，几捆包米秸和几捆稻草矮趴趴地卧在雪里，就像几个人在雪地上睡觉。在这冷冰冰的隆冬的夜晚，不管是像样还是不像样，只要有草就比什么都强，它会把家里的温度升起来。可是，揭开屋门，放下行李，吉宽并没有返回雪地拿草的意思，而是开了灯，一扑就扑到了冰凉的炕上，脸贴炕席趴在那里。

每一次，都是这样，他从二妹子小馆里获得了家一样的温暖，然后再趴到冷冰冰的炕上，通过回味，让那温暖一点点消失。这一回，那温暖本可以更多一些，更深一些，那温暖本可以让他回味无穷，可是不但没有，反而破坏了他对其他感觉的回味，比如在电视的声音里嚼花生米，喝啤酒。

就这么趴在冷冰冰炕上的吉宽，脸贴炕席不知趴了多久，又忽地从炕上爬起，跳到地上。吉宽跳到地上，来到母亲留下的躺箱柜前，猛地揭开柜盖，拽出一些旧衣裳。由于他的动作太急了，那些衣裳稀里哗啦掉了一地。可吉宽根本不顾地上的衣裳，恨不能将头拱到柜里，在那里由上至下一层层翻找。

不一会儿，也就一两分钟的工夫，一个黑糊糊的圆筒拿在了吉宽手里，是狗皮袖筒。它长长的，表皮裂着纹，风干的树皮一样，两头露着卷曲了的狗毛。吉宽找到母亲留下来的狗皮袖筒，就像一个孩子找到什么宝贝，再一次扑到炕上，得意地杵进两只手，抱在胸前。

在大东港一冬天里起早贪黑干活的时候，在雪地上走冻得手指尖猫咬了一样疼的时候，在二妹子小馆里烤火，脸鼻子耳朵都冒了气，手脚却还麻得没有知觉的时候，吉宽心里一直想着这只狗皮袖筒。

把手伸进狗皮袖筒，母亲瘦弱的身影一闪一闪浮现在吉宽眼前。所谓眼前，是在堂屋里，母亲的温暖永远都在堂屋里。她在那里一闪一闪，一会儿蹲在灶坑，一会儿又站在菜板前，她的气息通过堂屋与里屋的门缝儿溜进来，和热腾腾的蒸汽在

一起，暖絮絮的。

手暖了，脸、鼻子和耳朵却一程程觉出了凉意，寒冷真是有点奇怪，总是让他骨肉分家。他从炕上爬起来，他决定拿草烧炕，他要把炕烧热，之后好好地睡上一觉。然而，当他从冷冰冰的炕上爬起来，他听到门外传来咯吱咯吱的脚步声。

那一定是宁木匠。宁木匠是他的邻居，曾嘱咐为他照看家。每一回，他从外面回来，宁木匠都过来望一眼，说，“回来啦”，之后转身就走。好像知道他回来了，就不必再为他的家操心了。

可是那进来的人进了堂屋，居然站在那里不动也不说话。

吉宽腾一声跳下炕，来到堂屋，来人简直吓了他一跳：他不是宁木匠，而是他的弟弟吉久。

吉久和他进小馆时一样，仿佛一个刚从雪窟窿里钻出来的狗熊，哪哪都是雪。只是吉久没背行李，也没戴帽子。

“冷库放假这么早？”吉宽惊中有喜。

吉久抖着身上的雪，“嗯”了一声。

就像从不跟小馆里的二妹子说话一样，吉宽平素也很少和弟弟说话，吉宽天性话少。他不说归不说，一说话就是发火。他看不惯弟弟胆子小得像个女子，说话不敢大声不说，一只耗子也能吓得嗷嗷叫。吉宽发火常喊的一句话是：“爹妈怎么就把你生成男人，连女的都不如！”虽然吉久生性像个女的，很弱，可是在权衡家里到底留谁在家种庄稼时，他还是留了自己而没留弟弟。一来，可以让弟弟出去闯荡闯荡；二来，他留下来，除了种地，还能在农闲时节，出去干两季的苦力。那大东港挖碱泥的苦力，一干必得是一年，你干一季回家种地，再去，人家就不要了。也只有他，对方不敢不要，他混，他好发火，他一发火就说大话，就说不要我你走着瞧，我什么都干得出。他一说大话对方就害了怕，就不得不要他。

弟弟在大雪天里回来了，回来过年，吉宽自然没有任何理由发火。

虽说他们的母亲死了已经八年了，吉宽还没练出当母亲的本领，比如像母亲关心他们那样，让他坐到炕上看电视，由自己来做饭。吉宽也从来不觉得做饭是男人应该练的本领，一般的情况下，吉久回来，都是吉久做饭，做哥哥的骂弟弟像女人，可是弟弟像女人一样做饭，他却从来没有脾气。

今天不同，今天外面下了大雪，关键是，吉宽肚子里刚好有一碗面一瓶啤酒还有花生米，他的身子已被那些东西暖透了，而显然吉久是冷的，他没吃饭，嘴唇干巴巴的，上边还裂了硬撅撅的口子，他的手在胸前一个劲地抖。见弟弟手抖，吉宽赶紧来到东屋，拎起那只狗皮袖筒，递给他。就像他会在微醉的时候聪明地悟出响英的名字是一个化名一样，他在弟弟进门的瞬间想起刚翻出来的狗皮袖筒，吉宽对自己的细心都有些意外了。

因为有这么意外的推动，接下来的事情，吉宽做起来饶有兴致，砸水缸里的冰，从冰下面舀出水，再到西屋的面袋里舀一瓢面。他准备给吉久晃一盆疙瘩汤。

吉久两手套在狗皮袖筒里，身子不再抖了，但是他一直站在堂屋不动，眼神飘忽着，看着吉宽为他忙，没有要帮的意思，也没有离开的意思。

吉宽还不习惯有人这么看自己，尤其是看自己做饭，他实在是太笨了，他想弟弟该进屋里看电视。这么想，吉宽突然想起在二妹子小馆里看到的那条新闻，于是吉宽说：“听说老黑山有人铲死人啦！”

吉久愣了一下，有些飘忽的眼神定下来，看看吉宽，但一个仓促的停顿之后，立即又飘走了。

吉宽说：“肯定是气不过，要不不可能铲人。”说着，面已经被他拌成一个个不大不小的疙瘩。